



原瓶樣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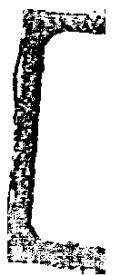
後

劫

著 莘 耕 錢



848
927.3
2



劫 後

錢耕莘 著



上海
開明書店



3 0581 0677 8

者寫牋的書本

俞	趙	任	魏	俞	謝
秋	順	法	芝	頌	文
華	麟	訓	生	義	庠

回憶(代序)

耿僊：

圖已畫好，書面照這張紙大，圖的地位照這樣安放。書面是方的，直綫的；圖所以用圓的，曲綫的，比較的略具綫的變化。你以為如何？乞正。

詩集，所以用一個奏樂的女子來表示，覺得切當些，你看怎樣？

從她的琴弦上彈出一切的歌調——正可以表示詩。

本千

五年前的一個春季，我和席君同在Y城辦事；本千君也爲了寫生古跡

的緣故，旅行到Y城。

那時，我正把自己底七八十首新詩彙集起來向某書局接洽出版；所以便要求本千君代爲畫個封面。本千君滿口答應；第二天就由他的朋友T女士爲我送來了。席君一看，萬分高興，并對我說：「詩集出版時，好最把本千君底信也刻了版，印牠進去。」

隔不多久，某書局寄到了審查的批示，說：「詩集可出版；請即轉煩某某等幾位先生，各作一篇序文……」云云。我因爲某書局並無誠意想買我底詩，完全想藉此騙得某某等幾位先生底序文而已；就置而不答。一面也將封面畫珍重藏起。

時光匆促，轉瞬又是五年了！這五年中，席君做了故人；本千君又不知旅

行到了哪兒；更無處探明王女士是否早已成了母親；我底那一束詩稿，有沒
有被某書局化了灰丟在黃浦江裏爲紀念他們起見，劫後雖不是詩，封面仍
用這一幅老畫。

一九二九，三十，夜雨聲中。

目次

一片黃葉·····	一
心碎了！·····	一
雨後的桐葉·····	二
朝霧中·····	三
入「間」·····	四
旅客·····	五
利用·····	六

假·····	七
良心掉了以後·····	八
改造·····	九
質質然·····	一〇
無謂的人生·····	一一
秋心·····	一二
秋懷·····	一三
寄靜·····	一四
生的虛幻·····	一五
赤子之心·····	一六

英雄的世界·····	一七
不拘小節(一)·····	一八
因果·····	一九
西橋開步·····	二〇
徬徨·····	二一
簫聲·····	二一
默默·····	二二
月月紅·····	二三
桂花開了·····	二四
花露·····	二五

病後·····	二六
把戲·····	二六
無題·····	二七
癡花情蝶·····	二八
隔膜·····	二九
做大人！·····	三〇
在黑暗裏·····	三二
美人蕉前小立·····	三三
一封掉在路上的信·····	三四
何苦·····	三七

我們·····	三七
我彷彿是·····	三八
匆匆·····	三九
青桑蔭裏·····	三九
「是」·····	四一
桂花謝了！·····	四二
提筆·····	四二
分得青山一角來！·····	四三
小溝·····	四四
秋暮·····	四五

徘徊·····	四六
莫名其妙·····	四七
安得眼鏡千萬副？·····	四八
寒威之下的我·····	四九
雨滴芭蕉之夜·····	五〇
「人是斗水裏的魚」·····	五一
在樓頭·····	五二
「甘瓜苦蒂」·····	五三
「不可知」·····	五四
望月·····	五五

疑慮·····	五七
東橋卽景·····	五八
不忍卒讀的傷心人語·····	五八
風·····	六〇
電機聲·····	六一
「人世難逢笑口開」·····	六二
悵望·····	六三
寂寞·····	六四
小娘生的·····	六五
「暴殄天物」·····	六七

白蘆搖港曲·····	六八
紅樹點江村·····	六九
疎虞·····	七〇
要命·····	七一
恐怖之夜的明日·····	七二
「不生不滅」·····	七三
喂，這個給你！·····	七四
剌剌的·····	七五
矛盾的網·····	七六
夜遊神·····	七八

小孩子·····	七九
兒童頌·····	八一
歸路·····	八四
「讀書何用呵！」·····	八五
筆洗打碎了·····	八六
一隻玻璃杯的攷慮·····	八七
寒蟬·····	八八

848
927.3
2

一片黃葉

注意了兩三天的梧桐樹上的那一片——昨天還在臨風顫抖着的黃葉，今朝不見了。被風飄去呢，還是被夜雨打落了，這可沒人探討，——也許是無用探討，不必探討的；在這人們都在努力大事的當兒。不過，我，有些惘然了！

心碎了！

燈光慘淡，冷雨敲牕，日間的懊悶，一齊湧上心頭，——還是睡覺吧！

誰能料到呢，人世的擾攘，竟會侵入了夢的領域；而夢裏的人生，也會感到飄忽，以及孤獨的淒涼！

啊，我心碎了！世界何其微渺，而人身又何其魁梧呢！

雨後的桐葉

瀟瀟浙浙的一夜秋雨，桐葉也憔悴得多了！看牠在風前依依蕩顫，無論如何，總不免有些冷慄之感——人是這般膽怯的呀！

朝霧中

我在繆着雨花般的朝霧中行走。十步以外的景物，漸次模糊下去，愈遠愈模糊。

一切都是寂寥；我陡然想起人世所傳說的黃沙漠漠，陰風慘慘的冥間路上了，不禁毛髮爲之悚然——幸虧我的兩腳，還是步步踏着實地，未曾似落葉之輕飄！

人「問」

人間，人間，這個「問」字，下得刻毒極了！全部的人類爭鬪史，都是這個「問」字的兒女！人與人們，唯其是有了這重「問」，所以人人的心目中，僅僅只有一個「自己」存在：對於自己以外的人們，都不能夠互相「瞭解」——「瞭解」談何容易；想達到「原諒」的田地，也沒有一條可通的路呵！

嗚呼，人間！我欲無言！

旅客

赤裸裸地跑到人世來的我們，爲的是來遊戲人世，並不是預備來做人世的遊戲品的。

遊戲的年限，雖然各人不同，而其目的卻是一樣。處世接物，當以遊戲的態度出之，萬不可切切於心，而自討苦惱！要知道，人世於我，本無因緣；我們不過是人世的旅客罷了！到了年限一滿，我們又將赤裸裸地回去的！

明乎此，人生才有意義！

利用

利己心越濃厚，利他心越薄弱。利己心與利他心的消長，確是成反比例的。

利己心發達的結果，就是智謀提高，感情消滅。消滅了感情，提高了智謀，而人與人的交際，就免不了以虛偽來代替真實。——往往想利用他人來做自己的墊腳；於是，世界便永無安息的片刻了！

假

朋友們，假和我們同住了。牠主宰了世界，牠統治了人心：這是何等可怕呵！

世界自從牠主宰了以後，人心自從牠統治了以後，滿世界就無所不用其假了！親子之間用着牠，夫婦之間用着牠，朋友之間用着牠，什麼地方，什麼事情都用着牠……而成人還恐怕兒童脫不掉天真，做不得假的世界的順民，拚命地將假教給他們；不夠，又加之以身作則地做給他們看：這麼下去，假自然可以永久主宰世界，永久統治人心了；而真的世界，真的人心，怕想不到

也將永久沈淪於萬劫不復的境地嗎？啊啊！

良心掉了以後

良心自從被人們掉了以後，人們的胸中，所剩的只有一個空虛。

不知在甚麼時候，傾軋，嫉妬，仇視諸念，都紛然乘虛而入，把空虛的胸中，又裝得滿滿了。於是人世的悲慘，便越演越厲；而光天化日之瀛寰，即深深地埋沒在烏烟瘴氣的地窖裏！

改 造

欲改人，欲造人，總該先改了自己，先造了自己吧！

自己還改不了，自己還造不好；而挺身去改人造人，未免妄謬；而被改被造的，或許也帶點冤枉；即被改造出來的，也似乎多少有些不足之感！

然而，然而正在改人造人的，偏偏有許多是還改不了自己，造不好自己的，——這正許是改人造人的，倒可以不必改自己不必造自己的吧！——我太過慮了！

但，改人造人的，儘管努力去改人造人好了；而歡喜過慮的，也儘可任他

去過慮過慮：反正在這萬方糾紛的時節，多一個憂天的杞人，有什麼重輕之可言呢！

賈賈然

俯在牕上鳥瞰街上來往的人，匆匆忙忙，總覺得有些賈賈然，不禁爲之一笑！

賈賈然，賈賈然有什麼可笑？賈賈然生，賈賈然老，賈賈然病，賈賈然死；賈賈然的人生：住的是賈賈然的世界，要他不賈賈然，也何嘗能夠——賈賈然有甚麼可笑？——況看賈賈然的看，笑賈賈然的笑，也未始不是賈賈然囉！

無謂的人生

人，如果是空氣般的無色無相，或許不至於受盡有色有相的世界裏的磨折呢？

人是有色有相的，確無疑義——這可從月下證實，也可從鏡裏明白！

人既不能毀色毀相而生，祇可退求其次——少開口，多動手——少留些痕迹在有色有相的世界裏；如此，雖不能免盡磨折，總可減卻些連累靈魂的苦惱吧！

秋心

夜半醒來，探首帳外，牀前一片月光，似白銀瀉地。破紙牕上的花影，左右搖擺，彷彿鬼影憧憧，往來不絕。聽隔巷砧聲，頻添舊恨；聆繞砌寒蟬，撩亂閒愁。涼風入戶，肌膚上突起冷慄的壓迫，猶似孤零女鬼，在冷月淒風之下，歌哭翠袖單寒的境況；而似海的秋心，如潮的離恨，竟浪翻雲湧地一發而不可收拾了！

秋懷

飄零的遊子，絕似旅行在沙漠裏的孤客，本來就容易引起日暮途窮的傷感，——何況還在梧桐秋老，荷葉衰殘的時候呢；更何況又僵臥在客地的病榻之上呢！

經年飄泊，漸漸地養成了「一入秋來不展眉」的習慣。一到秋天的晚上，一上了牀，一件一件的過去的悲憤，一椿一椿的未來的恐懼，都會湧到我潔白的心幕上，影戲似地排演起來，結果便不免飲泣！

我也明明知道：人心是永遠這麼奸險，靠悲憤是悲憤不出什麼來的；前

途是永遠這般渺茫，靠恐懼是恐懼不出什麼來的——但，我又是個怯弱者，除了悲憤以外，除了恐懼以外，還能幹得出什麼來呢！

寄 靜

靜，你叮嚀我節慮少思，今夜我又辜負你的情意了！汹涌的思潮，好像滔天的惡浪，簸弄一葉失舵的孤舟，叫我的心怎能安貼呢？

前個月的月圓的晚上，你不是對我說：「今夜的明月，你應該多看幾眼；下回的團圓，又要人隔兩地了！」我聽着，深深地感到刺激，不覺眼睛潤溼！後來你又問我：「人爲甚麼這般古怪？」——偏要把有限的青春，消磨在飄泊裏！」

我真愚笨，這個「古怪」不但我當時回答不出；就是直到現在，我已想了一個多月，還是一個回答不出的「古怪」！

慈愛的雙親，心裏雖然不願他瘦弱的兒子，年年飄泊；但也沒法使他不至於飄泊——或許人總是這麼「古怪」的吧？靜，可不是嗎？

生的虛幻

第二片桐葉又黃了！早上看牠，只黃了一小角的；中午就是半片了；午後三點鐘的辰光，就是大半片了；此刻——日落西山的時節，全葉都黃了。看牠可憐的色彩，總不久於枝頭——或是夜半，或是明天一早，就要掉了的。——

拿破崙不是這樣嗎？華盛頓不是這樣嗎？而今安在呢？——生的虛幻呵！

赤子之心

痛了十多天的牙齒，天天的厲害起來，沒有一分的減退；喫飯似磨墨般的討厭，說話也像大難後初得平安時那樣費力——真是憤懣極了！

起初還是瞞着別人——小孩子們的眼光，畢竟是比常人來得銳利得多——瞞得過別人，終於瞞不過他們！他們看出了，常常來慰問我有些喫的東西沒有，好些沒有；且爲我找了治痛的藥水；還勸我停止他們的授課——他們的心是熱烈的，他們的話是誠意的；他們的情是真實的；他們的態是純

潔的，——我枯澀的心境，得了他們的甘露的潤溼，不禁有些溫暖起來了！

孩子們，我爲你們誠懇的祈禱：慈悲的天父，定會保佑你們，因爲你們肯關心同伴的苦痛和自己一樣……

英雄的世界

滿世界都是英雄，都是頂天立地的英雄；兩隻肩膀扛一個頭的，都是英雄，——英雄的世界，真是五花八門呵！真是烈烈轟轟呵！

英雄儘多了，而英雄手下該有小卒這樁事，倒不曾爲英雄想到過，似乎是一個缺憾！

有裝路燈的英雄，而沒有點火的小孩子，似乎路燈不會自己放光的；有造汽車的英雄，而沒有司機的車夫，似乎汽車不會自己行動的；有建大廈的英雄，而沒有搬運磚瓦的脚班，似乎磚瓦不會自己跑來的……可是現在的英雄，正在幹英雄的勾當，無心顧及這些小事，於是滿世界只見亂闖亂走的英雄，聽不到小卒的哼呵哼呵的呼聲了！

不拘小節（！）

「自古成大事者，不拘小節！」

哼，「不拘小節」好一句漂亮話！

我們以前的人，不知有多少屈死在牠的手下；現在的我們，還正在喫牠的虧；更不知我們以後的人，該有多少繼續着遭牠的冤枉！

不拘小節而成大事的英雄呵，你們成了大事以後，也會有一秒鐘思念過拘謹小節而不會成大事的小百姓嗎？

因果

今晨起來，牕外天容暗淡，風聲淒厲；默念昨宵夢境倍覺心悸！

佛經云：「菩薩畏因，衆生畏果。」我不自造惡因，安得生此惡果？悲苦的夢境，未始不是近日積慮過深，頽唐太甚之故；而今而後，我該謹慎造因呢！

西橋閒步

默坐幽齋，思潮起伏，只覺惘然悵然——上西橋去！

橋的一邊是蒼竹猗猗，一邊是茅屋櫛比；橋下流水，把沙灘打通了一條曲折的水道，自在在的向東流去；竹籜三五，橫攔灘頭，頗饒古趣！慣在栗六中覓生活的我，平時只領略到煩擾和疲憊的滋味；今天卻知道不斷活動的人類的世界上，也有所謂「靜」的境地了。

小立移時，頓覺心境開朗，昨宵的芥蒂，好似秋天的浮雲，一陣風洗淨了！

徬徨

前面是茫茫的大海，後方是叢叢的荆棘；左右又都是生疏的，冷酷的。前進嗎，沒有渡船；退後呢，又沒有鋤頭；生疏的，冷酷的，又無力化作親近的，熱烈的。我對於人間，畢竟有些惶恐了！

簫聲

漫漫長夜，苦不成眠；歷亂思潮，愈湧愈烈；今夜又不得好好地睡了！忽然——

間，不知從哪里曲曲折折地傳來了幽遐的簫聲。隱約聽去，其聲嚶嚶，似蜂鳴翠芳叢裏；其韻溶溶，如落花輕逐流水；漸轉漸高，激起有如孤鴻哀唳碧空；但一折之後，又漸轉緩和，恰似水滲灘底，嗚咽不絕。最後音響漸微漸杳，我也陡覺心空如洗，猶似老僧入定了！

默 默

第二片桐葉，已經由淺黃而變為深黃，由深黃而變為褐色了，不過直到今天，還在枝頭掛着——不知是秋風忘記了牠呢，還是被牠的母親苦苦的留住——可是第三片桐葉，又是鍍上一層淺黃了；不久，第四片，第五片……

又將由淺黃而深黃，由深黃而褐色的，一直繼續着到光剩下赤裸裸的枝幹爲止。我默默地看着，我默默地想着，我又默默地感到秋的肅殺與生的贅累了！

月月紅

暑假以後，我的房門口的月季，未曾開過花朵；如果一定要說伊有，也不過是開過兩朵似花非花，一見而令人頓起惡感的癩頭婆似的東西罷了。前天，我細心地把枯枝殘葉，都修剪了去，便覺得新鮮了不少；今天卻居然有一朵端端正正的看見了。伸出兩個指頭，摸摸包心未放的花瓣，好像少女的乳

頭，結實而膩然；湊近鼻子去一聞，芬芳馥郁，猶是少女的肉香，柔媚而溫暖；看伊臨風婀娜的姿態與酒暈肉肌的嬌紅，不禁爲之神往，並帶了幾分醉意；而鄙澀的胸襟，也潤成甜適的美感；什麼苦悶，什麼煩惱，都飛到大洋去了！

桂花開了

秋日的院落裏，有一株桂花是很好的。雖然是荒涼滿目，總還可以從寂寞中找得幾分安慰！

早晨醒來，一縷幽香，跟着微風裊裊地穿簾而入，報道院落裏的桂花開了。

這時的院落裏，寂然無人；只有枝頭小雀，吱吱啾啾，正似低吟的嬌鶯，輕歌的春燕，而爽脆的聲韻，十分悅耳。

佇立久之，花香盈袖，幾疑自身不是癡立着在九月西風之下了！

花 露

昨天方才開放的月季，過了昨天的一夜，今朝開放得更大了。花瓣上綴滿露珠，微細而均勻，像仙人掌上的甘露；伸出舌尖去蘸了一顆來嘗嘗，甜美而沁齒，絕似少女的香澤，清烈的芬芳，襲人衣襟，爲之悠然而悵望！

病後

天都板着臉兒，任微雨霏霏，似怨如咒；地也無聲息，憑衰草離離，含冤莫訴；一陣陣的燕子，掠過屋脊，招呼他南歸的伴侶；這種惱人風色，零丁滋味，病後思家更切！

把戲

恍恍惚惚的聲光化電，模模糊糊的三王五帝；用不着的十一×÷，念不

清的 A B C D：老是這一套把戲，送出了一批一批，——倒不如跑跑跳跳笑笑，少輕蔑些兒童心理！

無題

福！

穿粗布，住茅屋；春來種幾畝田，秋來收幾籬穀：一年衣食足，就是太平幸

門！

閒來無個事，將一函經手自繙，將一爐香手自焚，儘他滿溪白雲，封鎖柴

癡花情蝶

門前的月季，在豔麗的朝陽之下，愈覺得嬌美無比了。伊那緋紅的雙唇，襯着碧綠的衣裳；低頭含笑，略帶幾分倦意，彷彿是思春的少婦。忽然飛來了一隻黑蝶，停住花心，和伊深深地接吻着，正是情蝶癡花，互相廝併；花香蝶色，掩映爭妍；而慣唱抑鬱悲歌的草底鳴蛩的聲韻，這時聽去，也像讚美春光嬌好的鶯歌燕語似的清脆了——我的蕭條空漠心田，也爲佢們開出燦爛生趣之花，有些躍躍欲動咧！

隔膜

人與人之中的隔膜，永遠是打不通，去不掉的。太相信得過人，結果就要嘗孤零之苦；太不相信人，也依然要感到世界的孤寂；總而言之，欲求同情於善變化的人類，終是靠不住的幻想。所以我對於在擔子底下奮鬥得筋疲力盡的朋友們的行爲，——逃世而棲隱於山林也，削髮而皈依於佛也，隨萬丈飛瀑而去也，併頽巖而同墮於千仞之深淵也——吹簫月下，垂釣溪邊；作些不求人知，只圖自娛的詩歌，享受清雅的樂趣也好；焚香念經，刻苦修行，伴古佛青燈而消磨歲月也好；投身碧玉宮中，毀滅有牽有掛的軀殼也好——走

上自私自利的路，始終不表示反對，只覺其情可憫耳！

做大人！

男子把女子看作鮮花，時時去引逗伊；女子也把男子看作蜜蜂，故故的躲避他。伊越躲避，他越追逼；直到他近了身，伊也無可再躲避了，便互相牽扯着同沈於困苦的深淵。於是，胸前掛起「丈夫」「妻子」的徽章，肩膀也擱上命運的擔子，一道開始跋涉人生的長路。他的豪放的性情，悄悄地變了；伊的隨麗的香色，偷偷地逃了。——他也沒人羨慕了，伊也沒人膜拜了；一切都同樣的滅亡了！他本是海角孤雲似的，現在卻變為緊緊垂楊蔭裏的小羊了；伊原

是天邊野鶴般的，現在也變爲深鎖彫籠之中的畫眉了！他是丈夫，不能不解得向妻子問寒噓暖；伊是妻子，不能不管到爲丈夫調羹弄湯；他要爲妻子而努力前程，伊也要爲丈夫而主持家政；他要顧到柴米的價格，伊也要懂得兒女的養育……佢們一同處在網羅裏，雖然是一樣的有不勝束縛之悲，可是也沒法跳脫——佢們同做了如來佛的掌握中的孫悟空了——佢們是做了大人了，佢們便不好有以前那般的頑愆了，佢們便不好有以前那樣的率真了——做了大人，應該學做大人的模樣！

在黑暗裏

電機生了病，燈光也隨着熄滅了；滿屋子擠緊了黑暗，幽冷得像地獄般的慘厲可怕。睜眼凝望，身邊彷彿站滿了惡魔，露着銳利的牙齒，正在等待動員令一下，就要把我撕開分喫了似的。我的心臟劇烈的跳着，手脚也不敢稍稍動彈，有如待決的死囚。突然一陣西風，掠過牕櫺，窗門格格作響，陰森得像荒墳上的鬼風；不覺打了一個寒噤，牙齒也「扎扎」的爭鬪起來：幸虧「碰」的一聲，燈光重新亮了，才把我救出了魔窟——對着燈光深鬱地噓了一口氣！

美人蕉前小立

美人蕉的金紅色的花朵，沒有謝完；從花下走過，還可以嗅到一種清微的幽香；翠碧的美麗得似孔雀尾巴般的蕉葉上的露珠，悄對着醉意十分的朝旭，有似閃爍着許多金星。

滿園子的光線，因為綠竹的掩映，異常輕柔，像慢着葡萄葉色的輕紗，淡綠似湖心的水色；而牆角的桂花，時時透露出醉人的清香；人也不免有些心慵慵而意懶懶，似在杏花時節的奈何天裏了！

一封掉在路上的信

在街上拾得了一封信；信係三頁粉紅色的信箋，鋼筆寫的綠字：

M！我親愛的 M！

我想，倘若我倆躲避在一個沒有人烟的孤島上，毀譽總不會來攪擾我倆吧！——我倆將永不看見人家鄙夷我倆的眼色了，也將永不聽到人家鄙夷我倆的議論了！

我倆每天嗅些含鹹味的海水，和新鮮的魚蝦或是野果。早晨看看受陽光渲染着的海霧，幻成紫的紅的青的種種色彩——不很顯明的混合色，罩

在碧澄澄的海面上，彷彿閃光的輕紗罩子；以及朝霞把海水染成紫的淡紅的各種顏色，在水天交接的地方，像橫着一道五色的絨氈的海景。

有時，我倆可以並肩坐在碧海之濱，欣賞忽如青峯百尺，削壁千仞，直立海心，忽又像白蓮朵朵，探萼荷葉之底；海嘯狂吼，聲如萬馬奔騰的那種雄壯的海浪。

倦了的時節，便倒在路旁樹林蔭裏睡覺，靜靜地嗅着草際的幽香，聽草蟲奏着細妙的音樂而進奇異的夢境。

或者，弄着扁舟，與沙鷗爲伍。天上的行雲，將盡量的爲我倆變幻着，有時像魚鱗般閃爍着，有時像輕紗般飄拂着。山崖疊嶂聳翠的迴影，分明在碧波裏輕漾，依稀是夕陽晚照中的千佛山景；而激壯的松濤，正與澎湃的海潮，遙

相應和，有似爲我倆而奏着凱樂；還有那「空龍空龍」的浪打石鏗聲，又像是靈隱深處的佛音；現在的無限悵惘，到那時思量起來，耐味怕要超過榆柑咧！

到了夜裏，墊着銀光閃灼的細紗的褥子，枕着海水洗淨的白石，蓋着滿綴星光的雲被；我倆便緊緊擁抱着，以天作證，以海爲媒，熱烈地接着甜蜜的吻，引吭而狂唱戀愛之歌；人間的桎梏，將鎖不到我倆的身上，唉！這是何等超卓的美趣呵！

我是這樣的祈望着，但不知您是否一樣有這個心腸？請即見告，別的再談。

你的忠僕 S 上。

何 苦

肚餓未喫碗飯，口渴未喝杯茶；坐久了未跳跳，太靜了未笑笑；管得人間多少事也——何苦心潮起落，何苦輪蹄粟六！

我 們

我們，——我們就是我們。你是會放牛的牧童，我是鄉村裏的一個姑娘。每當夕陽滿山，野花載道的美景中，我依青松而慢唱歌謠；你倒騎牛背而橫

吹短笛應和；正是高山流水，音感知心，——會意處，點頭而含笑。或在懸泉飛瀑的底下，喁喁絮語。及至暮色蒼茫，互道晚安而別；鄭重叮嚀，明日此時此地，莫或愆期，唉，這是何等恬澹而富詩趣的生活呵！

我彷彿是……

我彷彿是喝醉了醇酒，一切都變成模糊；我彷彿是階下的罪囚，一切都失卻自由。嚴厲的白眼我也，激不起我反抗的憤怒；沈重的壓迫我也，不耐煩開口申說。我已拚做化石，再不思前想後；憑上帝安置，任生命飄流！

匆 匆

匆匆水自流，匆匆人自愁，匆匆夕照送孤舟，——兩岸蘆花白盡頭！

青 桑 蔭 裏

時節又是暮秋，心靈也日見鬱悶；身體也更覺消瘦，人也幾乎要發狂了！幾位老同學，勸我到田野裏去玩玩。我已怯弱的兩腿，運載着笨重的軀殼，毫無目的地跟着他們跑了許多路。

最後，我們走進了一片桑地裏。桑葉也未曾黃落，好像青女的足跡，沒有光顧過那裏。誠懇的農夫，蹲着料理他種植的蔬菜。骯髒的兒童，坐在桑樹底下，辦他們的人家：湯包、花葉做的點心，紫薇花做的魚肉，桑葉做的盤碗，蘆葦做的筷子……你推我讓的談着笑着；看他們滯鈍的眼光，有似羲皇以上的人，不曾見過世面的樣兒。樸素的小姑娘，一手扳着桑枝，一手叉着腰，低着頭兒，似入沈思之域。我們通過伊的面前時，伊的兩頰，陡然翻起紅潮；而驚疑的眼色，洞穿我的肺腑，我有些迷惘了！

人在青桑蔭裏行走，日光也很溫和，頗有豔陽天氣的風味。我到了這個所在，彷彿是迷路的亡羊，一旦重見了他的主人；使我於詛咒人生之餘，不免湧出懺悔之淚——原來上帝所給予人們的宇宙，正不是人們熙攘奔波的

所在呵！我慚愧起來了！

「是」

人，總願意自己的全「是」，同時不願意他人的也和自己一樣的「是」的。自己的，不「是」到無論怎樣的田地，總是想盡方法來掩飾；他人的，「是」到十分透澈，也還要設法去攻擊。自己的言論，就是謬誤到不可逃遁的時節，還想硬要他人折服；他人的言論，明明是「不可磨滅的」，為要保持自己的光榮（？），口頭還是為自己強辯，對他人挖苦，以冷眼的態度去觀察，為了一點小小的無謂的光榮（？）而為自己辯護時的刻薄的神色，一定是怪可笑的：頭筋綻

起，紫紅的血色，漲滿了臉，說話氣喘吁吁——嚇！這是何苦來呢？

桂花謝了！

桂花開了，長久不見的蜜蜂也來了，不易找到的蝴蝶也來了，看花人也常常到樹下來徘徊了。桂花謝了，蜜蜂去了，蝴蝶也去了，看花人也不見了！

提筆

磨好了墨，翻開簿子，提起筆來想寫些東西。有什麼可寫，寫些什麼好，自

己也沒有把握。

重新放下了筆，敲起旱烟來，拚命的一口一口地吸着；眼前起了一陣一陣的煙霧。裝滿煙斗的煙，也只剩得煙灰了；眼前的煙霧，也漸漸地淡了；腦子裏，還是空洞洞地，——而財神殿的日戲倒開鑼了，「篤國——篤國——大浪，浪，篤國——篤國——大浪……」地鬧個不歇！

分得青山一角來！

我住的斗室中，朝南的一堵牆上，有個方方的小牕。靠牕遠眺，視線超越過橫的縱的若干列屋脊之後，即有一株綠樹的梢頭，送來眼底，——這株綠

樹，就是在冬天的時節，我也不曾見過牠禿葉，常是保持着原個樣兒。更遠處，便是一角錦屏山色：在晨曦或是夕照之下，依稀嵐影，有如離魂之倩女，頗可人意！

小溝

在我睡的牀後的牆外，起伏有如岡巒的圍牆之內，有一道闊不滿二尺的小溝。——小溝裏滿生着野苧麻與爬壁藤之外，還有一棵身高丈餘，枝葉茂密，陰覆牆外三丈的一棵穀樹。這棵穀樹，在那小溝的國裏，當然是一個國王。——因地勢的傾斜，每當大雨以後，後面山上的水，一齊匯集到這道小溝

裏來，潺潺浚浚，流到了我牀後的牆外，卽陡然下落，瀉在更低的一道溝裏，成了小小的一道瀑布。

在雨後的晚上，三更時分，滿牕皓月，天青似洗的當兒，依枕而假寐着，靜聆牆外的水流聲，恰好幾分人在深山冷寺，身是孤僧的况味！

秋 暮

彈指一算，已是暮秋時分；可是近日的天氣，卻是熱悶得困人，彷彿赤雲千里的夏日——雖然也曾起過幾陣風，斷續地下過幾回雨；而暑氣仍未見減退；滿面鑲綴着亮晶晶的汗珠，有似竈下燒火的小婢。翹首牕外，芭蕉桐葉，

反覺青葱；階前小草，也沒有憔悴可憐之色；使我於感到鬱蒸之餘，忘掉了庭院的荒涼與秋的落寞！

徘徊

心如寂寞寒灰，身似飄揚落葉；然而也絕不計及使心得以溫暖，使身有所歸宿。皇皇然的人，捧着皇皇然的心，不免到處生怯——即使眼前就是康莊大道，也怕敢坦然前進。老是徘徊於落日參橫之下，悵望灰淡而沈寂的四空，忽忽若有所失——想心溫暖也，憑誰寄託；欲使身有所歸宿也，更從何處而找得？

莫名其妙

音樂家對牛彈琴，牛不入耳，而牛還自知其笨，不敢妄談樂律；科學家對瞽者言雪，瞽者弄不清楚，而瞽者還自知其眼瞎，不敢亂說雪花；這實在是很可原諒的事，而世間竟稱為趣事以譏笑牛的笨與瞽者的眼瞎——而我總覺得太過分了！

世竟有比牛還要笨，偏不自知其笨，而妄談樂律以屏斥音樂家的；世竟有比瞽者還要瞎眼，而亂說雪花以屏斥科學家的；這實在是不能原諒的事，而世間竟不以為趣談，竟不以為笨得可笑，瞎得可憐；反而把音樂家的話，看

作無稽；科學家的話，當作狂妄，——而我確有些莫名其妙了！

安得眼鏡千萬副？

被狹隘思想的妖氛所籠罩着的處所，決不許遠視眼者的存在或是發展。——就是有一二遠視眼者闖入其間，也不久不爲驅逐，即爲軟化，或是被壓迫得不敢說話。——而所聽到的，總是狹隘思想的議論；所見到的，總是狹隘思想的事實：怎不令識者興「安得眼鏡千萬副」之嘆呢？

寒威之下的我

今晨起來，已經是上課時分。洗了手面，喝了一杯白開水，便睜着睜不開的——似久病後的倦眼，倚門而仰望雲天，愁痕一縷，直奔胸臆，加以迫人的寒威，使我有些戰戰兢兢，起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」之感。這時的風神，正鼓動着兩翼，使庭前的幾株臂般粗的——似伏龍天蛟的松樹，頻作繁響，我好像站立在斜陽滿樹，驚風鼓浪，細沫飛濺衣襟的海邊，聽澎湃濤聲的樣兒——可是我對於這種武士般的壯歌，只深深地感到莊嚴的刺激；早已失卻了崇拜偉大的雄豪的力量！

雨滴芭蕉之夜

雖然還是秋末的晚上，而砭人肌骨的寒風，穿簾入戶，其聲嗚嗚然，有如快要下雪的樣兒；其攪擾旅人的清睡，又似到枕的波濤，驚心而駭魄！更瀟瀟颯颯的夜雨，打着牕外的芭蕉，發出淒淒切切的商音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，彷彿泣孤舟之嫠婦，令予悄然而怨，肅然而恐，凜乎其不可久留客地也！

於是故鄉之感，父母之愛，妻子之情，都紛至沓來，填胸滿臆，一時無從遏止！

「人是斗水裏的魚」

「人是斗水裏的魚。」

這是先前幾天從一個小孩子那兒聽來的毫不奇特的句子，也不明白爲什麼，偏深深地剩在腦的角落裏——還常常無意地念了出來。

「斗水裏的魚」真是多麼困苦呢！魚是依水爲命的水，自然愈多愈好，自然愈多愈妙；但是，斗水的分量，又何其輕微呵——如果遇到了撒哈拉沙漠裏的熱風，斗水便立刻會蒸發得杳無痕跡，魚也就不因此而熱死；如果遇到了北冰洋的寒風，只要輕輕的一拂，斗水便爲凍得很硬，或者竟連斗也

被凍破了，魚也就不得不因此而凍死。「斗水裏的魚」的前途，實在慘酷得很！

「人是斗水裏的魚」嗎？上，下，左，右，前，後，仔細地一想，的確差不多，也竟有比魚還不如的；況人海裏的熱風，人海裏的寒風，較之撒哈拉，較之北冰洋，又是厲害得多；那末，人的前途，不是比魚更危險嗎？——那末，人是「杯」水裏的魚罷！

在樓頭

在樓頭的走廊上，憑欄而眺望，可以看見西南角的一片廣大的田野。這片田野，現在都塗上金黃色了。其美麗的色彩，使我們感到不亞於「滿地黃

花似碎金」的馨香之外，還使我們感到年成豐熟的安慰。

「甘瓜苦蒂」

善，惡，邪，正，好，壞，美，醜……都是物的兩面，而不能單獨存在的。有善必有惡，有邪必有正，有好必有壞，有美必有醜……倘使沒有善，那就沒有惡；倘使沒有邪，那就沒有正；倘使沒有好，那就沒有壞；倘使沒有美，那就沒有醜……善，正，好，美……與惡，邪，壞，醜……是相互成立的。如果沒有了善，正，好，美……而惡，邪，壞，醜……就無從成立；這正與沒有了惡，邪，壞，醜……而善，正，好，美……就無從成立一樣。於此，我們可以知道，所謂「唯美的世界」的「唯美」

決不在「美」之能「唯」與否——其實就是要「唯」也無從着手的——卻在能否「隱惡而揚善」的關鍵上。能夠「隱惡而揚善」那就是「唯美的世界」！

「不可知」

人，永遠是浮沈着在「不可知」的淵裏。「今日焉知明日事。」——就是此刻對於未來的一刻，也是一個「不可知」；還說什麼明日下月，來年呢？所謂探不出的宇宙的「祕密」，所謂猜不透的人生的「啞謎」，也還不是這個「不可知」的別名嗎？——也許宇宙之所以為宇宙，人生之所以為人生者，正依仗着這個「不可知」在那兒維繫着；——因為我想，如果宇宙的祕密一探出，人

生的啞謎一猜透；宇宙或者就要崩壞，人生或者就要滅亡，

望 月

重重往事，真真舊夢；不堪重談，也不堪回想！

一度重談也：一度悲苦，一度辛酸！

一度回想也：一度意亂，一度心煩！

目光爲誰耗了，容顏爲誰消了？

白斑斑的兩鬢爲誰，緊皺皺的眉尖爲誰？

爲誰把影子弄淡了，爲誰把魂兒攪瘦了？

牽繫着的癡情，何時埋葬？

縈繞着的愁絲，何時割斷？

月呀！你今宵倘到伊的香閨去：

我不煩你代訴幽怨，也不勞你代訴近況；

祇望你預先遮住半面，才好讓伊仔仔細細看！

疑慮

疑慮，——正因為疑慮，彼此便魚沈雁渺，音信俱乖！

疑慮，——正因為疑慮，讓寶貴的青春逝去了！

疑慮，——正因為疑慮，百轉千迴，腸也要寸寸地斷了！

疑慮，——正因為疑慮，悵悵着，悵悵着，受那慢性的麻醉！

疑慮，——正因為疑慮，不敢披髮狂吟，一任熱情奔放！

疑慮，——正因為疑慮，不敢迎着天風，將滿腔哀怨，盡情宣洩！

東橋卽景

三五
天際青山隱隱，江邊秀竹盈盈。獨立橋頭，悄悄然，看斜暉脈脈，送走風帆。

不忍卒讀的傷心人語

前天喫夜飯的時候，由朋友輾轉交到了一封信，——一封突如其來的信。寫這信的朋友，我已有四五年不通音問了！這信是他和他的夫人從獄中

寄來的，

信裏說：「……入獄有三個月了……已經判決過死刑……」

又說：「……幸賴法官神明，有可保釋之希望……」

又說：「……願望你也爲我倆上一個呈文……」

又說：「……再生之日，定當結草啣環……」

又說：「……恐成懸案，不死亦將成疾……」

又說：「……家裏遺下一個小孩，恐成餓殍……」

又說：「……願你看着我倆處境淒涼的面上，加以援手……」

唉！不忍卒讀的傷心人語！讀了這封信的人有不流眼淚的麼？

佢倆連我這個沒用的朋友都一籀腦兒想起，總可謂之搜索枯腸殆遍

了！

我不迫寢食地奔波了好幾處，希望偏是青煙，兩手空空的，淚又下了！

風

風——當他輕漾的時候，捧着花兒聞聞香，花兒點點頭；摟着葉子親親嘴，葉子擺擺腰；不論是在春朝或是秋夕，總好比慈母底胸懷，溫暖而甜蜜。

但一度狂吼，飛沙走石而埋沒人畜，興波作浪而顛覆船隻；岩石搖撼而山谷呼號，草木戰慄而房屋傾圮；無論是在春朝或是秋夕，都使我們想見神的震怒，莊嚴而清寒！

電機聲

秋夜，——在幽靜的秋夜，總是萬籟俱寂的好；最多也祇可添些犬聲，柝聲，搗衣聲就是了。

在幽靜的秋夜裏，電機的關關拍拍聲，真使孤客感到無限的不快——這聲，沒有犬聲那麼稀疏而使人驚覺，沒有柝聲那般清朗而使人懷想故舊，沒有搗衣聲那樣意遠而使人思念家鄉；徒令人不安枕席，尋不到入夢之路而已！啊，物質文明底下的人生！

「人世難逢笑口開」

「人世難逢笑口開」

真是的，大家要想在人世裏遭逢些可笑的事，的確是很困難，何況是又在這個年頭兒——在這個年頭兒，不僅僅是難得遭逢可笑的事，就是想找點「微笑」也難，就是想尋些「苦笑」也不容易的！

你看，誰不豎起雙眉，滿眼球網着血絲呢？誰不吱吱格格的磨擦着齒牙，鼻孔兒噴吐着烈火呢？誰不滿臉橫肉，騰騰殺氣凌人呢？誰不心頭暗暗地打着算盤，如何陷害他人，替自己圖謀意外的獲得呢？……

「人世難逢笑口開」，真是的，尤其是在這個年頭兒，尤其是在「唯物病」流行的場所！

悵望

乾癟了的桐葉，有似臥病的老人，時時發出喘歎的聲音；好像在嘆息青春逝去的迅速，悲傷暮境淒涼的難熬。而未枯萎的，也沒有什麼生氣，只是瑟瑟縮縮地殼棘着，彷彿被捆在法場上的罪犯，等待死神的接引。——那種求生不得的可憐之態，使我們想見深更半夜的孤客，蹣跚在鬼語啾啾的荒塚上的神情！

寂 寞

「先生！你近來很寂寞？」

「是的，我怎好不寂寞呢？孩子！」

我惆悵着花的零落；

我惆悵着火的熄滅；

我惆悵着愛的絕跡——

所以我寂寞了。」

小娘生的

小娘生的，總有些小手段，小能幹；總有點小聰明，小伶俐；耗子似的便當，鑽來鑽去的察人顏色，仰人鼻息。

要之，小娘生的，是沒有內生活的充實——一味淺薄，一味輕浮，全然是像個人的影子：分不清腰，分不清腹，也分不清頭顱。無論什麼時候，對於無論什麼事件，總是恍恍惚惚，搖搖蕩蕩，踉踉蹌蹌的——不肯深深地反省，不肯細細地思索；也不肯謙虛地拜老師，也不肯認真地念念書。祇是賣弄着小手段，小能幹；小聰明，小伶俐，調嘴學舌的擺出內行的模樣，說幾句不確切的反

相話，似懂非懂地；還自以爲淵博，還自以爲漂亮……

什麼？你沒見過小娘生的嗎？——哪，看吧：走來的那個頂着瓜皮小帽而套着西裝的就是，過去的那個穿着女校制服而脂粉滿面的也是；時行的烟管「司底克」壁間的陰陽合曆，都是他們的創作品。你可隨意的走，向南向北或是向東向西都可以看見他們，都可以看見他們的創作品。

小娘生的底世界裏，當然不能有馱子，笨伯，蠢貨這一類東西生存；而製造這一類東西的傢伙，——就是所謂癡婆，村婦們，也應該有斂踪的必要：所以任你踏破鐵鞋，也找不到第二個釋迦，第二個基督來了！

「暴殄天物」

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！

——孟子

孤桐院裏，排列着盆景十多盆，其中有盤桃三棵。只今已有兩棵死去了；其他的一棵，也有接踵而去的傾向。

我想，如果把桃樹栽在園地裏，任牠自然地發育，一定可以枝條暢達，結實纍纍，決不至於這麼壽促。澈底地查究致死之因來，那個首先想出屈曲其枝條，阻礙其發育；種植在瓦盆裏，使其養分缺乏的那壞痞子，當然不能辭其

咎——他喫了飯，偏是躲懶着，——不肯去掘地，也不肯去搖動紡車，——想出這種「暴殄天物」的毫無出息的事來，真是太可惡了！——殺千刀的！

白蘆搖港曲

一天傍晚，正是秋末時候，太陽還有半個掛着山岡，不曾下去，我隨意的在港曲處走走。

港曲處，是塵囂所不到的地方，不帶煙火氣；只頗具樂天灑脫，澹泊蕭疎之至的蘆花，站立着在晚風裏。

風過時，蘆花便搖曳起來，發出率率的聲響；其情趣，有似漁翁喝醉了酒，

繫楫而高歌大江東去。

紅樹點江村

三秋的風光，以江村爲最佳；「纖麗巧緻」那四個字，正好借來形容。

遍田遍野的黃黃的稻稈，隨風起伏，而耀眼的金光，使我們想見站立在浩瀚的海邊，看早潮晚汐的情景。青蔥的菜田，東一片，一西片的，好像鑲嵌在黃金盤中的翠玉；映着陽光，又似一泓春水，泛着綠波的模樣；人也似乎是在融融春日之下，有些懶慵慵了；幾棵烏榴樹，彷彿綴着滿樹紅花的天桃，在春光浩蕩之中，亭亭玉立；其蕭灑之風韻，頗有超脫俗塵的旨趣。老農三五，敲煙

於茅屋簷前，閒話桑麻；牧童六七，有吹橫笛的，有唱山歌的，有援木而舒嘯的，有垂釣於溪邊的；不知理亂，不聞黜陟，所謂世外桃源的風趣，不也就是這個樣兒嗎？雞犬牛羊，也很安適恬靜，或在草場上邁步，或飛鳴桑樹之巔，或曝日光於田埂之上，任遊人來往，漫不經心！好一幅風物閒美的自然圖畫呵，簡直人是在圖畫中行走了——還找什麼畫題，還尋什麼詩料啦？

疎虞

也不曬曬被，

也不洗洗衣，——

如此澄和天氣，
放他過去，
未免有些疎虞！

要 命

聽不過兒童的喧鬧，
皺着眉頭出去；
當頭的老鴉，
又哇哇的叫着，

重新皺着眉頭回來！

恐怖之夜的明日

「今夜有潰兵過境，軍隊都開出城外去了！」第一個人用報告的口氣說。
「四門緊閉，交通早已斷絕！」第二個人慌慌張張的說。

「我歸來的時候，店鋪都已關門停業——街頭冷落，猶似大年初一！」第三個人搶着說。

我聽了，也未免有些恐怖，不敢像平日那般的安心睡覺，而迷離之中，也爲軍號驚醒幾度。

多謝老天保佑，總算平靜地挨過了長夜。跑出門去一看，街上還和平日一樣的往來着老老小小男男女女：有挑水的，有做小販的；有上茶坊的，有去念經的。太陽也一樣的從東方上來，雲也一樣的飄着；狗也一樣的跑着，小鳥也一樣的叫着；一切都沒有變了樣，一切都是原有的景象——是未曾有過昨夜的恐怖嗎？還是已經忘記了過去的昨夜？

「不生不滅」

「不生不滅，」

有生有滅。

滅滅生生，
生生滅滅：
生也無聊，
滅也多事！

喂，這個給你！

在路上碰着三個小孩子：兩個是男的，上前；一個是女的，落後。

他們都是差不多的年紀，——大約六七歲。

男的走過去了；伊卻慢騰騰的注着我手上的草花，——連我也不知名

的兩朵草花。

「喂！我說。」——伊連忙退在路旁怔立着，臉上現出驚疑的神色。

「這個給你！」——伊聽了，立刻回復了笑容，「O」的一聲，就從我的手頭接去了兩朵草花；一跳一跳的上前追趕伊的同伴，嘴裏還「哪，哪」的喊着。

刹刹的

滿屋子擠緊了靜默，

燈光又是暗澹。

蕭然的秋意，

彷彿一潭冷水，浸潤着我的靈魂——

正是一個亡命者在狹路中遇見了他的凶狠的仇人。

窗外時有落葉的哀音，

剝剝的墮地，

重複剝剝的飄起：

剝剝的，剝剝的，有似怪物在磨厲着他的兵器！

矛盾的網

向前，

覺得什麼都沈寂，
覺得什麼都失望。
退後，又
覺得什麼都煩擾，又
覺得什麼都不願。
向前與退後，
沈寂與煩擾，
失望與不願，
織成了矛盾的網。
人，永遠是在網裏：

傷過去的青春，
痛未來的遲莫！

夜遊神

我願做個夜遊神，每夜每夜的巡遊着。

在秋月如鏡，樹影疎疎的田野，在繁星滿天，鐘聲悠然的塔下；在凍雲四合，北風搖撼的林中，在雨雪紛飛，四境蕭然的山頭：巡遊着，探訪夜的祕密。

我就這般地度過了春的和暖，度過了夏的清涼；度過了秋的嚴肅，度過了冬的痛快！

我願做個夜遊神，每夜每夜的巡遊着，探訪夜的祕密。

小孩子

小孩子個個是一條條的直肚腸的泥鰱，他不曉得轉彎，他一味的直率。他對於大人們所說的話，都覺得無聊；他對於大人們所做的事，都感到奇怪。他歡喜說這個，就說這個；他歡喜做那樣，就做那樣；不知道顧慮，也不懂得疑惑！

小孩子對於人物，都沒分別：他會跟着狗跑；他會跟着貓跳；他也會和異性的小孩子要好。他對於大人們的要分開一家一家；他對於大人們的要他

按時喫飯；他對於媽媽的騙他喫苦味的藥；他對於爸爸的整日價坐在桌子前，在文章格子上一格一格的填字；他對於姊姊的入學；他對於娘姨的硬要他做最難當的洗臉；他對於不得玩水弄火的禁條……都覺得無理，都感到不近人情。

小孩子，個個是癡獸，他不明白大人們的苦心；他只知討厭大人們的不給他同情；他是常常把大人們看作仇敵一般。

大人們所不便說的話，大人們所不便做的事；在小孩子的隊裏，都可說得，都可做得；而且也正在那兒說着，正在那兒做着——小孩子的確是一個個的木偶！

兒童頌

今朝重讀昨天含淚寫成的小孩子，覺得太不成樣子了；倘若給別人看見，怕會有人要誤解我是小孩子的咒詛者呢——罪過罪過！

兒童是上帝底寵兒。

他到了野外去遊玩，

空中的飛鳥，爲他而唱歌；

獸類嬉笑着來讚美他。

山川爲了他，還不至於盡情的枯涸；

草原爲了他，還不完全變成了赤土的沙漠。

他是幸福的源泉。

沒有了他的時候，

人類一天都不能生存。

他反對「作惡」

他反對「欺騙」……

他痛哭人間「同情」的失卻，

他痛哭人間「苦惱」的頻加……

他導引人們進「極樂之境」

他導引人們入「親愛之域」……

他與神是一樣的寬容，
他與佛是一樣的慈悲。
他不懂搶掠與壓迫，
他不懂虛偽與祕密。
他是和平之神，
他是不貪不吝的至聖。
我們不可不讚頌兒童，
——
在讚頌一切東西之先！

歸路

路還老老遠，

脚是走不動；

淡黃色的葉子，時時從樹枝的空隙裏，簌簌掉下——

西山的落日，偏又斜了！

「讀書何用呵！」

「讀書何用呵！」這是陳望道先生哀悼范堯深君的一句話。

時至今日，我也總算在社會裏混過六年多了。據六年來的觀察，深知這句話的悲哀的質量的確沈重到十二萬分。原來社會裏並不需要真實的學問，只要有鬼混的本領而已。所謂學校裏的優等生，家庭裏的好子弟，一旦離開了家庭與學校而投身社會，處處是遭失敗，處處是不得意，處處是被壓迫——簡直個個是愚物，簡直個個是無能者。反而所謂劣等生，所爲謂壞子弟，倒處處佔優勝，處處可得意，處處盤據要津——簡直個個是好漢，簡直個

個是奇才咧！

所以，現在，我每次上課的時候，反覺得劣等生是希望無量；而優等生的前途，偏使我感到黑暗而且爲他們寒心——讀書畢竟是沒用的呀！

筆洗打碎了！

隨我多年的的一個小小的圓圓的筆洗，於昨天午後，失手打碎了。打碎的主因，爲的是想把他洗得潔淨些。可知天下事，竟有想他好，反而不好；想他清白點，反而弄得一團糟的——不過這個筆洗，也是鋒鏑餘物之一；他不碎於鐵蹄之下，偏爲我親手打碎；確乎是可以算得一樁憾事！

一隻玻璃杯的攷慮

打碎了筆洗，因而憶及摔了的玻璃杯。

那隻玻璃杯，顛倒地擺在門旁的小桌上；於本月七日的晚快邊，發現他變成兩段了，好像用鋼刀切斷似的。問了幾個人，想了幾分鐘，還是解答不了斷得那末精巧的問題。

晚上又攷慮到處置的方針：把牠丟了上半段，留着下半段當作養小金魚的玻璃缸好呢，還是把牠做了個不三不四的筆筒；或而整個的給予小孩子拿去作玩具？結果，爲要免除想念起見，終於在八日早晨把牠摔碎了！

這個杯子，靜曾叫我不要帶來；現在如果給伊知道了這個不好的消息，伊定會去找些——似「我叫你不要帶去的，現在怎樣了？」這一類的賣老話來責備我吧！不過欺騙總不長久，責備也是免不了的；還是在下回給伊的信上，預先寫個明白來得穩妥呢！

寒 蟬

雖是初冬十月，天氣卻似春暮的江南；只草不長，鶯不飛而已！人是懶洋洋地，眼瞼也支持不得多久，時時要瞇攏來；彷彿傷春的姑娘，晚上睡不得覺，日間偏分外地困頓的情狀。

一個寒蟬，不知牠從什麼地方飛來，忽地裏在枯了的梧桐枝上，吱啊吱啊的放聲大叫起來；我睜開了矇矓的倦眼一看，目前的景物，似乎件件都變了樣，風的溫柔，陽光的和暖，好像置身在別一個世界裏——春還在轉他臨去的秋波，夏是珊珊地初來的境地，心頭也不免有些熱烘烘起來了！

校畢後記

不見耕莘已十年了。在這十年中他曾來過幾次纏綿悱惻的信，因為覺得太纏綿悱惻了，弄得我不好意思寫回信，音問遂以漸疏。今日讀他的文字，那十年前在杭州泫然和我作別的光景，乃歷歷由我心中浮出。

耕莘是個多情多感的人。一件任何的小事，都足使其神經受刺激。這小小的一本劫後，就是他多年來小學教師生活的心的實錄。短小精悍，有的像隨筆，有的像警句，而全體卻充溢着哀怨感傷的詩趣。

哀怨感傷，原不是可樂觀的現象，而在現在的時代，卻甚麼都不免使人

哀怨感傷。對於已在哀怨感傷裏的人們，唯一的慰藉，不是異極的歡悅與奮，而是同極的哀怨感傷。劫後在這一點上，必能獲得許多人的共鳴的，我相信。

十八年七月 丐尊書於滬上。

民國十八年七月刊初版

劫後圖

實價三角五分
(同業公議照碼加一)

著者 錢耕莘

發行者 開明書店

排印者 美成印刷所

發行所
分售處

上海福州路九五號
電報掛號七〇五四號
北平楊梅竹斜街
廣州惠愛東路

開明書店
開明書店

82

P31557

8
7.3